



呂新吾集

14
514
4

四



514
卷 4



呂新吾先生去偽齋文集卷之四

寧陵呂

坤叔簡甫著

孫男慎多

重刊

俱高

授梓

姪孫

聲淵

振

詮次

姪曾孫紹楨

姪侄孫前庚

訂正

外曾孫魯

楨

曾孫塔

曾孫塔

較閱

曾孫

應菊藏板

書啓類下

寄柴無累由人

抱獨居士寓書慧菴道人蓋聞聚散循環生消同轍
是惟無體始存未破之元但落有形那得不散之理
足下離家二千里守洞四十年本學長生未逢妙度
漢武終身悵望後論羣臣曰天下豈有仙人迦檀依
母徘徊曾傳弟子云家中卽是禪學足下浮雲七尺
形骸秋水一家骨肉真成高士儘謂達人但疾病侵
尋形容憔悴鱸魚可念賜鳩當聞誠恐風燭無緣忽
啓手足於生徒之席不若桑榆未暮蚤歸髮膚於父

毋之堂卽不得一氏真傳猶不媿五倫名教若懼北
山移文之誦卽是名心不解南能別鶴之言終屬業
障我并無見君勿執迷形影相依食眠自愛

答孫家宰立亭論格物第一書

是月也 武車駕見邁得悉 翁文動定甚慰倦倦
惟是燕燕未兆麟鳳何時不能不爲 有道愧愧耳
辱 惠書似慨然收賤子於 門墻賤子亦願分未
席 覆道遠未能也格物二字聖學入門第一要訣聖
經不言力行者何善當爲惡當去其誰不知而竟不
爲善不去惡者意不真誠故也意不真誠者何知不

痛切故也。知不痛切者，何性不透悟故也。性透則知自痛切，痛切則意念自真，意念既真，則好善自然，無以尚之惡惡自然不使加乎其身。如朱壽昌尋母，見得母而認得母，真痛煞煞，兩淚千行，那怕他見孃不親，孝孃不備，必有樂則生，惡可已，不知手舞足蹈之趣。聖經不言力行者，以爲知不至強，他不得不明乎善不誠乎身是已。既至由他，不得明則誠是已。故物外無道格物之外，無學易言窮神知化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知至至之知，終終之孟子言盡心知性而知天，皆格物之謂也。是物也爲上帝所降之衷，是先

天純粹之理在陰陽五行之先，爲陰陽五行之主。陰陽五行屬氣質，合下便有善惡。萬物形陰陽五行之形，安得無善惡乎。先天之性有善無惡，道心是已。後天之性有善有惡，人心是已。聖人是先天純粹之理落在後天清純氣質之中，五官四體百骸渾是此物。用事所謂由仁義行，不言而喻者，物何須格。衆人先天純粹之理落在清濁純駁之間，下愚先天純粹之理落在極濁極頑之內，如披沙揀金，剛山覓玉，不格到十分真處，怎知到十分至處。乃知物格是實見得，知至是實信得，實見得是自然，天下非之而不顧實。

見得非自然天下是之而不顧實見得所欲有甚於
生自然雖生有所弗用實見得所惡有甚於死自然
辟患有所弗爲那怕他意不誠那怕他行不力那怕
他去惡弗盡那怕他造道弗極是物也渾然在中則
爲仁義禮智信隨感發見則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
陽明說良知乃在情上立跟脚認端緒作根本不思
良知之上有性性之上有天不是祖宗作張主那子
孫怎管攝得住譬之樹木良知者始生之萌蘖也萌
蘖之下有本本者木之結聚大檀桓本之下有根根
者本之系屬小厝絡根之下有地根吸地之精力以

供本本藉根之血脉以催芽故談本體以情爲子孫
以性爲宗以天爲祖道之大原出於天故曰知天曰
事天曰顧諟天命曰昭事上帝談工夫不在本上做
直在土上做卽有桐梓美材暴根本於風日之中一
日也活不去須在土上栽深封密又將水來澆灌得
法土燥則傷饑饉則血脉不得充盛而生意消溢土
淖則傷飽飽則生機不得舒徐而反壅闕這是種樹
底必有事焉勿忘勿助涵養土脉工夫到時天然生
意勃不可遏學於天上照管卽是土上用工也良知
情也是於芽子上着力倘本枯根斷其如萌蘖何聖

學全在性天處見本體涵養上用工夫不覩不聞中
戒慎恐懼行住坐卧起居食息通乎夢寐念念不忘
這是不違仁於終身所以根此仁義禮智於心也仁
義禮智根於心發出來般般色色自是良知倘涵養
不到發有未良省察得出依舊涵養省察在既發之
後克治在涵養之中養到極純粹處便是未發之中
到此地位咳唾笑罵皆是性真敷布發洒風撒寐語
皆是天理流行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者也發字上
面從兩手下面左從弓右從矢此字從射上借來所
以說君子引而不發又曰發於持滿之後今夫射者

省括審度欲決拾視發率內體正外體直容體比禮
節奏比樂單目注鏃循苛注的持滿後將發前矢之
中不中造命於此時矣箭離了絃一線髮其中不中
由不得自家分毫養成了未發之中這是六陰克盛
時發皆中節這是六陽克周處致良知者用力於離
絃之箭者也縱使發見皆良知然既無根本卽欲擴
充將隨發隨散并其發端而消亡之矣欲千枝萬葉
豈可得乎若發見弗良纔去省察克治是離絃之箭
射者視之曰中中中必不濟矣先儒謂亥子之中乃
千古不傳之秘或問蔣道林道林不答曰闢之可也

愚謂亥子之中在天地爲混關欲方之時在卦爲坤復之交在四德爲貞元之際在生生爲子母分離之會聖人何亥非子何子非亥學者亥以涵子子以暢亥此個關頭更須着力一得則有養盛自致之妙一失則爲輪回再造之身雨落不上天水覆難再收飛花辭舊枝逝水無回流可爲驚神可爲痛哭故於由我處功外加功免得不由我時悔了又悔陽明見子而不見亥深爲此公惜之善乎程伯子之言曰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心苟不懈存久自明此格物之妙訣也此涵養之指南也明興二百餘年聰明特達之

士吾必以陽明爲巨擘安得起之九泉之下而與之談格物之學耶子夜病中行入倚馬草草拈筆殊不成章千里面談耶即此心耳儘是刺刺不休傾倒此心不出

答孫立亭格物第三書

三千里途程匝月間尺素 翁文畱心理學可謂懸懸至矣 懸弧之喜當在日前華封所祝願生名儒行此道脉挽六合陽春躋萬方仁壽如此善願天必從之矣臺中格物之教引而未發又聞圓陀陀光燦燦之語疑於近禪意不孚故說不竟及見格物圖悔

不可追矣之經年造膝得之千里談心斯道晦明當
亦有數書來下手處鄙人尙不了了然直窮到底自
是孔氏法門故不能於 高言盲恁唯唯耳明道云
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物之謂也又云識得此理格物
之謂也此理如何識得我輩往復只言格物爲聖學
要訣未言格物用何等工夫物者何卽所謂身心意
事家曰天下之理也格者何體驗於格致誠正修齊
治平之階也知行題目雖是兩端知行工夫却是并
進知一分行一分是明覺後躬行行一分知一分是
體驗後細心悟得之挑溝瀆水鐵屨一尺水跟一尺鐵

掘一丈水跟一丈待其透達江河自然不舍晝夜又
辟之百工技藝必須識精而後巧非待識精而後學
物未格時且做下學工夫物既格後自有上達妙趣
待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自然存神過化以同乎天
若物格到十分時纔下手做倘終身物不格則終身
行不成矣中庸學問思辨格物也篤行則行其所知
顏子博文約禮格物也徵罷不能則行其所知格物
者察識體驗之功物格者窮神知化之地且格且行
隨行隨格到物格後知行齊底於至善矣發於意則
意無不誠涵於心則心無不正暢於四肢則身無不

三傳齊文集
修舉而措之天下國家則無往而不曲當知差一分
不至得到十分不能知至能得了無先後明道識仁
一書知行打成一片如云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格
後之工夫也心苟不解存久自明工夫後之格也始
也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千施爲萬措置只須以誠敬
存之之心行其所知終焉身心意知天下國家千精
詳萬妥貼直到成性存存之天各臻其妙 道丈所
謂默而識之心與氣合時習而說鄙人謂格物時便
嘗如此做工夫非謂格物後方如此下手也物格地
位不是小小千古聖人物格幾人伯夷伊惠格物之

半邊不見物之全體佛老莊列格物之空寂不見物
之大用稱物格者只惟有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
而已萬物皆備於我物之本體也反身而誠物格之
實際也辟之登十二層浮圖眼到脚亦到 道丈謂
物格後纔尋入德之門恐看得物格知至小小耳淺
識不敢自信敬請教於 門下倘無當於高明便中
不妨見示也鄙人亦有格物歌良知或問兩作况中
未及錄 似當有似時殷勤誨我此感難名

答孫立亭格物第四書

南銓暫借耳竟成堅臥如石之介肥遯之貞我 公

有焉熊夢有徵麟紱失繫因喜成悲 高懷奈何辱
蒙格物第四書極其精盡至於言天下古今道術只
是一個物字言天下古今學術只是一個格字可是
千古名言發我矇瞶 指之康莊何幸何幸入道原
有兩途 道丈所言是悟後修修後得承學所言是
修後悟悟後養物格二字卽知止二字卽知德二字
卽聞道二字卽能信二字卽透性二字生知之聖是
物格知行合一頭頭是止學知之聖是格物知止并
進漸漸得止辟之適燕者一人看路程本覽宮闕圖
光景雖在目前真際終屬恍惚此以知格物人也一

人雖看路程本覽宮闕圖而步步親跋郡邑色色親
觀廟堂此以知行并進格物乎人也此一人者孰得故
大學言能得以知止爲始知知止更不須逐節躡躡
徑到天下平學問思辨行工夫都在格物知止以前
做千推求萬體驗所謂踏遍蓋山川盡水誰知四載
入年心是也物格以後舉此心以加諸彼措之天下
裕如所謂風恬浪靜潭無事 萬里江河自在行是也
聖經宗旨只格物便做盡火候只物格便得了金丹
誠正修齊治平皆點鐵成金起死回生之證驗耳
道丈若謂致知以前屬知屬思只苦心神終屬探討

物何由格誠意以後屬學屬行纔下手做便有生疎
其何驟得且致知以前當行豈能不行致知以後未
見豈能如見此思學之功不能判而爲二也承學以
爲知行二字自始至終渾不相離又辟之問齋炙之
美心豈不思未必意識於嗜炙也知不至也及親嘗
膾炙後一聞談炙便自涎垂甘食之心不由勉強這
是意識於嗜炙誠於嗜炙由於知炙之至知炙之至
出於格炙之物故耳聞猛虎之威心豈不怖未必意
誠於畏何也知不至也及身號虎口中一聞談虎便
令魂消戰栗之心不由勉強這是意識於畏虎誠於

畏虎出於知虎之至知虎之至由以格虎之物故耳
夫能使好善如嗜炙惡惡如懼虎這正心修身齊治
均平君親祭之不能止這邪思妄語君親強之不能
從如此念頭不緣知止何從生如此知至不緣體驗
何能得嘗謂物有四格有一事之故有全體之格有
溪忽之格有漸積之格千載首陽千載節那知孤竹
與西周一事之格也山河大地渾無物今古乾坤總
一腔全體之格也所天不解尋常重焉地于戈那顧
身倏忽之格也堅冰曾作琉璃塔不道春深一片無
積漸之格也格物有四境有夢境有意境有眼境有

身境夢境幻也四十年間悲喜事一開眼後是黃梁
意境料也馬蹄響處無芳草鶯舌調時有綠楊眼境
真也草莊杜曲花無賴萬紫千紅朵朵春身境切也
自家痛痒自家覺說與傍人那得知物格須到身境
方是徹上徹下之道極情極透之學 道丈只看意
誠地位豈專恃學問思辨之功極能到此哉或曰聖
學以致知爲入門以踐履爲實地又曰學者必先知
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焉非曲己非然也下學工夫
須知一寸纔行得一寸知一尺纔行得一尺尺寸之
知算得格物工夫算不得格物受用格物之後便是

盡心知性而知天這是聖人達天之學全體大用光
明洞徹徧滿六合這個地位不是小可存心養性以
事天所謂以誠敬存之如龍養珠如雞抱卵遇着天
下國家如解牛如弄丸更何費力之有來教謂初學
之士自家身心不知入頭不能誠正故必致知以格
乎物自是聖學正法門又云大學格物非至大事則
道丈之神解妙悟承學日在這裏做豈謂無一知半
解時總是觀井中天窺管中豹卑卑致曲學問若木
晶法界舍利靈根身在九霄中眼觀十萬里此百年
一快心事也歲不我與奈何奈何鱗羽有便時

惠德音环重法言永以為寶

與鄒爾瞻論學書

前過我疆兄惟門下服善之量種種驚人弟夜來嘗試之蓋五攻三駁俱無愠心忤氣自弟聞人來海內號治心之學者多矣如斯德器屈指幾人弟嘗思之受善之人長攻過者之罪何者無易言之責也故一聚話而弟之過三遇初識之交而高談闊論旁若無人一也懷不虛之心而自是非人氣粗語迫二也恣笑謔之口而漫不歛束幾於捫蝨三也然卒以淺狹之見欲納兄於繁難糾縈之中者無他誠以高明之

資易於豪雄而難於檢束超脫之識樂於徑頓而略於精實加以羣聲附和者多而真心辯難者少以成吾之偏而助其奔馳不返之轡如此歸宿大有可憂此明善先於誠身能得後於知止明知二字不可不加之意也弟欲吾兄將釋典及陸子白沙陽明一切諸書暫束高閣取性理論學諸篇及我

朝胡敬齋居業錄薛敬軒讀書錄讀之此與孔門正路分毫不差最能俯就庸愚若兄所見惟兄之質能之三近人物萬萬其不能也弟二十五六歲時躁心浮氣動不可人乃閭閻輕薄子三十後人有謂道學

者乃相與笑之四十後人有謂好人者乃相與安之其受用處多得之衾影觀心市朝混迹故別號曰抱獨居士昔令襄垣憚世態之難支而獨行之易仆也作僚友約其宦遊郡縣諸公耳且不敢名不意爲楚峒公所見而都下縉紳以此相知弟深耻之建臺公三見三索此書而弟尙未與者以爲大臣物色人才當聽言觀行不宜以在口糟粕遽賢一人恐僞者從此尙言傷長者知人之明也至於省心一紀弟潛心者二十年矣初紀之曆日後紀之格冊居官後無多寫之時也乃刻之密室刻後且七年矣豈獨海內未

亦一人卽敝邑無一知者惟與楊晉菴二三冊相與扶携精進入京來悅我疆之學而以此就正之乃得靈光二詩雖答以四作而恍然如失恐從前錯做雖不失正途而枉費心力也因封一冊請教倘以爲可尙有許多浪談次第受藥若云誤也弟何憚於改過哉荒瑩圖及瑩訓及示兒二圖亦并呈覽惟兄沉細思省如爲病人切脉務心隨指動萬緣不入然後砭劑無失耳不然藥非對症徒令人瞋眩而弗瘳矣如何如何

再答爾瞻

去偽齋文集
若云大頭腦處不畱心則日惺惺而察識此過者何物若云識大頭腦處便歇手則皇皇而終食不違者何事故朝祭之禮雖熟不嫌於贊相之多橋梁之路雖平不嫌於欄楯之密終日百拜勞矣固藉周密之禮節以防淫無斃亦保苦矣乃恃不放之心以閑邪吾兄日程誠治身之律令也乃厭拘檢之勤一潰而恣睢於汗漫徜徉之野以爲吾善沒於呂梁安用中流之一瓠哉不知點檢身心何害於靈光之照遂棄日程而不事也舊念不差吾兄勉之冗中諸不能復

三答爾瞻

來教謂大將威望有素小小奸宄自滅息此陸子靜以來直指而陽明家第一要訣舍此更無根源弟省心紀序寧外是說乎不知大將威望何能便有素奸宄何能自滅息也卽大將養威不過口涵養涵養不過曰主靜以致良知弟卽愚寧不知此大頭腦而謂得大頭腦後更無工夫何證果之速而了道之易也孔門一生所競競業業而我兄一旦得之更不勞餘力此弟所未了了者弟拙鈍工夫二十年來自信小成章略知管蠡真信聖學極細膩極精詳是脫苦海愛河而後登慈航彼岸非謂一悟便了更沒工夫

兄誦法孔子乎卽以孔門道問學羣聖皆點檢發爲策問與兄商之幸信筆復我以開蒙昧面談不得心服未能卽百冗廢食不厭十往復也

問顏子亞聖也明睿所照何庸克己之功曾子大賢也真積已勤安事省身之助瑟僩二字武公心訣也而切磋琢磨豈爲去其良心清明在躬孔子無欲也而修講徙改不知所憂何事謹獨曰戒慎恐懼敬畏極矣怕天理乎怕人欲乎檢身曰克治省察攻守至矣敵天理乎敵人欲乎良知致而尤悔自無多聞見闕殆疑慎言行皆贅談也良知得而靈光自照興於

詩立於禮成於樂皆外景也博文約禮而曰循循其次第多矣竭吾才而從之末由則卓爾前豈能徑詣知及仁守而至莊蒞其用功純矣動非禮而靜曰未善則盡先後必有工夫一點盡明自普照安用九思不須學問見真詮何憂六蔽致曲者如何致曲誠之者所以誠之舜問察以擇中似於外面尋索湯檢身者不及無乃大處踈忽由斯以觀未能立於無過之地者不免終身之憂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似非生滅之障故道可頓悟而學無頓詣可頓悟則一朝有禪解無頓詣則百年無已時此自強不息之功與楚而

後已之志則孔子從心不踰之後且有假我數年之
言而愆忿室慾有過則改文王亦以示訓焉數聖人
之見識與三子之旨趨同耶異耶願以相問

四答爾瞻

高禩十二偈盡西方聖人之妙旨矣弟僭有評議與
兄是正兄深於釋典者何以教之

梵志詩

此是吾子見識充是心也笑罵盡他笑罵

梵志翻着戰勝人道是錯寧可判你眼不可隱我脚

吾信叟

此釋地而後奉者乃是化城衆生識弟因
處之曰相見黃裏堪投足蟻子穴中可住
身個個都來覓淨土
曼婆大地總無人

吾信叟歸去來三界無家上可住西方淨土有蓮臺
歸去來

智騫偈

此是戒乘聲聞併支果耳

思思徒自思思思徒自苦思思卽是道有思終不觀

詠走馬燈

透徹之語得定自矣三昧火是感而遂
通一齊休是寂然不動照體便是吾矣

團團遊了又來遊無箇明人指路頭除却心中三昧
火鎗刀人馬一齊休

白雲頌

此是人我關弟未透此

它人住處我不住它人行處我不行不是爲人難共
聚大都禪素要分明

照鏡頌

此孔門正宗道不外來我有本象

鏡凹照人瘦鏡凸照人肥不如打破鏡還我舊面皮

二靈和菴主偈

純是清景然不脫色象須菩提大弟子也

竹筧二三升野水松廳五色片閑雲道人活計祇如

此雷與人間作見聞

延壽師偈

月到檣欄上耳終不脫沾戀情景然亦天趣

孤猿叫落中巖月野客吟殘半夜燈此境此時誰得

意白雲深處坐禪僧

呂仙偈子一以貫之

棄却瓢囊撼碎琴如今不戀水中金自從一見黃龍

後始覺從前錯用心

過水觀影偈

胡越一家形魂一體無復未達一間矣

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疎我今獨自往處處得逢渠

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應須恁麼會方得契如如

性空妙普

王偈

心相雙滅此是真空

心法雙忘猶見我色空不二尚餘塵白鳥不來春又

過不知誰是住菴人

南臺頌

廓然大公萬里無雲此是私欲淨盡後光景渾無趣味上乘之極也

南臺淨坐一爐香終日凝然萬慮忘不是息心除妄

想都緣無事可思量

別爾瞻書

弟平日無寸長自謂好善惡惡一念於已誠未切於人則不啻好好色惡惡臭矣十年前聞海內有鄒進士謂人代中有此等丈夫兩間生色矣顧遠不知兄作何狀每逢人輒問曾夢寐見之亦彷彿其所問者耳乃今得侍同朝且爲郎同舍且意氣偶相同平生快意事有豔於此者乎殆天值矣西施之隣有老嫗者愛西施每相逢輒注目諦視曰得無未沐乎得無未傅脂粉乎尋又爲之掠髮髮整襟裾夫西施固盡美且好修無庸此嫗而此嫗顧怛怛然勞者悅之

至則愛之極惟恐見者有纖毫指點故私憂過計如此也西施每妝成亦輒令隣嫗諦視亦惟恐有纖毫指點負此嫗之私憂過計也易曰藉用白茅無咎殆過計之說與吾兄氣節海內所知古人云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况打破死生關尙有不可做之事乎又襟期虛朗識趣高明遊心黃虞之上振翮雲漢之間談理精深修德粹美皆弟所跂足翹首望焉者也更復何說竊惟士君子非世用之難而用世之難天生我身豈爲我身哉自大學之教不明而仕與學分爲兩段家食之所誦讀與居官之所施設理雖無二而

事則不同夫用世之人明習世故練達朝章大之而政體之低昂紀綱之張弛風俗之美惡邊防之廢修夷情之向背錢穀之盈縮河漕之通滯鹽法之調停宗室之操縱吏治之汗隆人才之邪正民情之苦樂宦戚之盛衰君子小人之機括細之而古今名物禮樂刑名等威器數彌盜防奸文移簿書之簡繁文武官吏士卒之增損徵解清勾賦役保甲之利弊此非不忘天下者之所畱心乎夫才貴通不貴一事貴習不貴料故問不厭迂緩考不厭龐雜學不厭居積夏索狐貉冬索絺綌而應之曰無此良賈之耻也由斯

以觀博學審問慎思明辯不專在方寸間筆楮上矣
儒者之急務不專在談性天講理氣矣夫理可心悟
而事難心悟理可一貫而事難一貫宋儒有言孔子
生而知之者言外由學而至所以勉進後人也弟竊
笑之夫氣質清明則義理昭著道與身一則由仁義
行所謂性焉安焉聖人誠若是矣乃若生不見泰山
而能圖泰山景象生不見墳典而能誦墳典故實聖
人能之乎夫古今事變名物宇宙人情物理童而習
之白首不能盡故識商羊辨薺實必先聞童子之齋
訪鳳骨肅慎矢必先讀夏禹之典假令問孔子以四

海民情上俗萬古因革損益必不能臆對若欲周知
豈得不學又豈得知老之將至以是知發憤忘食好
古敏求未必不涉歷世務未必不理會前言期月而
可二年有成必有經濟弘術必有區畫長策而一靈
靈光特一觸即透默運不勞幹旋無斧鑿之費得孩
有俄頃之妙耳兄弟視爲粗迹不屑留心謂自有精
物可以貫徹喜釋悟老了性明心而欲成堯舜之事
功弟愚誠不能望其涯涘也夫晉談名理亦一代高
風而五胡之弊壇不掃者何清空白賢着色爲汚口
吻相高犯手爲俗也吾兄精精六經金玉一粒誠遠

人幻夢之鄉遊彌漫之野弟之私憂過計不啻隣姬
矣夫陽明者精粗巨細何所不能艱大繁猥何所不
妙蓋實實在事物上體察聞見中打疊若云云無乃
得陽明之高而略其所謂下者乎得陽明之精而略
其所謂粗者乎陽明之言曰良知不由見聞見聞莫
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滯於見聞而亦不離於見聞
兄其味此言哉昔者南陽卧龍籌二國於容膝之室
一受昭烈委任大計不爽分毫小籌亦中肯綮何者
其所庸心皆切近精實之事其所注畫皆必然當可
之猷衆人所忽焉弗圖彼則遠覽獨計神會精通不

覺奇妙以至於此也所願吾兄俛然着於事爲卑之
無甚高論則他日功業與節槩同高心學與政事雙
美使弟到處逢人膾炙口頰卽老死槽櫪間無一步
騰踏而世有伊周之爾瞻我且羸高枕徜徉無仰屋
愁嘆康莊九衢豈少一駑駘之蹄跡耳兄必勉之夫
長言厭視再言厭聽弟不長言不再言

服三藥

玄奇之疾醫以平易英發之疾醫以沉潛濶大之疾
醫以充實

奮五力

猥繁沸逆生厭惡心奮寧耐之力奈艷芳濃生活戀
心奮甄覽之力摧挽衝突生隨逐心奮執持之力長
途未落生哀歎心奮鼓舞之力急遽疲勞生苟且心
奮敬慎之力

更八字

平正通達切近精實

聯語

一心對上天兩脚踏實地時時醒了醒寸寸入真際
覆花填樹兩奇絕玉液金莖上豈易得糟糠糲縷也消
會竟厭菽粟與布帛

真吳伯與絕交書

始吾識子於甲戌禮曹翩翩一仙侶也相得甚且年
吾今衰且勇年子守廣德數聞問已吾爲審官部子
爲司寇大夫數朝友相得愈益甚今日且出聯鑣坐倚
肩者二年矣子辨慧多才練事情而講理道應世無
俗慮當事有止持一行作吏在在著聲稱且施經邦
之略切濟世之心皆足千萬吾甚重之爾可絕恨
境相得日親炙不厭今日動離憂余若然若謂何忍
絕交爾爾君子之交以相益也與人處而不受其益與
人處而無益於人歟一者友道之可耻也往年子有奉

山之遊直窮絕巘與大爲隣幾被狂飈吹落萬仞之
下爾以布纏身背西峰絕頂四字而後還是舍身爲
此奇以待後來捨身者奇之也既遊二門犯急湍升
纍躬重足顛杯以罵海濤不墜魚腹者夫幸耳向以
誇吾言吾語讓幾千百語巖如斧鑿且曰焚二遊記以
勇服善之勇迄今未之焚也城武道中諸僚小聚坐
有談子遊龍洞口上有壘石之峰旁出巖有龜壘子陞
其巖而左右移石作夾碁狀又孤懸之石下瞰無極
子謂步登之仍前洞中長揖神色自若吾謂之爲子
骨標心震危者久之既而曰至愚極不肖人也乃吾

與之友乎又怒者久之大升木者進步於百尺竿頭
履繩者懸身於文餘索上為走衣食也為凍餒而宛
與陸而夾跨也喜尤恨其以必成易不必成而不善
擇術也恨其悅人目而忘己之身也子則何為將謂
絕技乎秦書之誦宣條之充倍牙之琴師子之律長
吳之編班輪之摩衝墨翟之為偃師之道創其繩之
羽秦豆之御烏獲之力慶忌之提郢人之斤此十二
人者皆古今名技也子有一於是乎即有之兼之前
一藝耳子無片木履繩者之貧無十三人之技而以
無用之長自耀於世識陋甚矣一可絕督學使君師

表六郡士六郡士幾萬人八顧盼警效皆欲著蔡不期
笑之乃於省會間屢險再空以自託於觀者請生謂
何模不模範不範衰老成莊雅之度懷兒童為喜之
心不可列於士族二可絕乞丐之人至尊用矣以天
子易其命彼未必甘心焉何者知彼成之無益於我
歟也故不為大丈夫以萬古難再之身任六合世道
之重即使生而無補猶不失朝廷一丁奈何棄身於
十灰一生之地哉子得無曰吾必不死夫行進途者
以寸磔而蹶彼行者豈意其蹶哉寸磔猶能蹶之二丁
在踈踈之辭是信未習之危石輕不測之濶谷至無

懼之奇能而意其必不殉愚有甚於是乎且古之聖
賢不能不殉情有慎死之道非愛其死為有用氣之
時從王所事死馭可也女道於誠投壺可也親沒於
水濟江可也楚有得起死藥一劑者病焉夫不用或
謂之曰吾藥止此耳吾病萬一痊今用之何以待吾
死乎辛巳之春吾欲為歿計告於子子曰爾不在事
權可以無歿若其病死可矣賴子之言遂得存以至
於今子有幾初藥豈無用歿時而自計反在可人下
耶暴虎憑河之人何堪與交二可絕古之人一舉足
而不敢忘父母故舟而不遊道而不徑又曰孝子不

登高不履危子以孤身遊在千里庭闈有七十之雙
親結配勞二年之屢視一聞痛癢便自驚憂向當履
險之時有如老親忽視於下骨軟魂飛一驚可死萬
一失足將付兩親於何人豈昔人所謂吾以吾親付
吾子而以吾身付吾君乎夫奉父母之遺體而生處
自專忘父母之憂思而草菅自待子道虧矣四可絕
吾平生以直友自負而用直惟於子為多子知我久
矣吾豈為兒女態樽俎權握手拍肩自附於世俗好
友哉疎失長善相期體受歸全耳子每藉口王伯安
履危地若坦途調養得定使吾子而伯安功業即不

其履危亦不失爲伯安况孔孟未嘗履危亦何害
其養定耶此直大膽人拚命漢卽能之矣何足神奇
而行險不已耶夫數則斯疏昔人所戒不可則止吾
有深愆怙終之過卽吾不絕于切直之言子亦當疏
我矣吾庭麥在秀而戶有蛛結甚不欲入人足以拂
其生意又甯者不解通竇吾庭無子迹矣請題吾子
之車

萬曆己丑四月山東二河送

潞王於境上伯與及印闕齊君居守濟甯爲龍洞之
遊縱步艱危後齊君至城武聚飲正懼忽聞龍洞事

余絕然罷席夜作絕交書明日與觀察使龍潭葉公
憲副見虞胡公同舟以稿相咏或嫌於過直余竟移
書以讓伯與既竣事歸濟南伯與造余長跪請罪余
立數之云云後悉其事益半醉偶爾漫遊亦不如言
者之甚也因記之以章伯與服善之勇非近世所及
云

寄李養愚撫臺

頃得朝報知年兄以都御史撫三吳甚喜不爲年兄
喜官尊操縱張弛惟吾便宜得藉以安一路之蒼生
非此官不可也年兄知巡撫之義乎巡撫者巡歷所

古德齋文集
部而撫字其民者也監司怠肆民安得撫郡邑貪殘
或庸懦不事事民安得撫姦暴陵奪民安得撫寇盜
劫竊民安得撫農桑荒廢民安得撫流移失業民安
得撫鰥寡孤獨疲癯殘疾者無依民安得撫病疾之
人不盡天年民安得撫冤枉不伸民安得撫理義不
明於學校風俗不美於鄉黨民安得撫軍兵不足以
城守保聚民安得撫困於興作而窮於歛派民安得
撫積貯無素蠲賑無術民安得撫冗役冗費不裁民
安得撫吏卒縱橫民安得撫訟獄繁濫淹繫株連民
安得撫飾虛文以隳實政民安得撫烏獸草木失宜

民安得撫所貴巡撫者日夜焦勞求得此於民耳得
此謂之稱職失此謂之失職巡撫之官其難若此豈
以肩輿八人斑刀數隊三司側席六部平咨大纛前
驅多官後擁生殺有旗牌之重開闔震金鼓之音批
詳准狀稽簿行牌而已哉如是者其誰不能故人人
皆斃此官正謂此官如是而已矣不難爲也非所望
於有道之士也夫 朝廷張官置吏凡以安民而民
之安與不安責在州縣衛所長吏自府以上有一民
之屬寸土之寄哉謂民之不安也而設州縣衛所文
武吏謂文武吏之貪殘昏惰也而設府謂府同眠也

而設三司謂三司坐食也而設兩院按院者直視其
不法而按問之耳撫院則不然夫既督百司庶府以
撫民則必羣百司庶府而訓誨啟其良心示以職掌
申之規條信其約束先假辭色以歆動之披其情慤
以感孚之其慢而自是者教而不率者浮而不注意
者惰而不奮力者相應以虛文而實之不務者才短
而智慮不足者庸懶而為左右所用者識昏而為左
右所蔽者喜事而擾民者侈大而耗財者鑽刺而走
邪徑者諂媚以悅上結鄰者多私而庇護僣屬者傾
險以害人者貪無已心者酷刑不當其罪者徇請托濫

優免厚作興廣餽送喜建造而不恤百姓之生歎者
耽詩文喜應接廣嗜好而民務一不介懷者則嚴法
紀以震懾之擇其最甚者參究而拏問之時巡以悉
民莫蓄問以課官業密察以實吏治必行以信人心
而司憲者則所恃以代吾者也正己以服之積誠以
感之婉辭以規之時者請以警惕之罷一切虛文省
一切靡費絕一切餽遺戒一切奔走無廢法以市恩
無徇情以避怨無借安靜名以養極敝之禍無生喜
事心以開難塞之憂總之化行俗美事理民安一息
無滯二三年有成而後撫之一字庶幾無愧嗟嗟豈不

難哉慈母之撫其子也自初生以至成立夙夜皇皇
無令失所其孰教之其孰道之慈愛真心根於天性
豈欲不然不可得已豈以士君子撫養斯民不類一
婦人哉無其心耳所望門下惟朝夕焉孳孳此心以
宇宙內事任之兩肩以萬物得所期於實效俾二帝
三王學術稍試於躬行唐虞三代風光略見於今日
此儒者一快心事惟門下實重圖之坤東藩分政即
不得便宜展布其寸尺而二十郡邑蒼生亦欲小遂
其引領之望有志未逮深用憮然故於同志道其區
區如此狂夫大言不慚門下 四行其說而寬其罪乎

則厚幸矣

答侯澹軒參伯

社稷根本寄命於蒼生今日第一加惠者莫如蒼生
吾文滿幅淋漓惟小民是閔念可謂肫肫然不忍人
之心矣無種不芽是心也患無不忍之政乎近世以
在內曹郎在外司道謂之過路衙門易於藏拙可以
西調了公事紙上作終南者由君子觀之飽滿之吏
更濫未交馬走之卒羈勒在手得失利害不得委之
他人何乃方面大臣提千里封疆專一路榮枯節使
此等康莊容易信步何忍以此身作焉能為有無人

哉一式廬之日仰見 卓越之識萬萬尋常豈直爲
割人喜而吾鄉得一真君子他日鴻猷駿烈當自不
凡總之俗套務去其甚實效務見其成以謀吏爲安
民以除害爲興利裁無用之簿書文移詢民間之弊
俗隱痛且夜拊摩而砭劑之此之造福真是無窮三
鳳入籠行當於萬民作頌中得之矣

賀碧塘侯侍御

兩公竝轡南宮此天上第一全福人間第一深願天
既縱以付吾家矣卽賀老口之辭亦窮至今皆剩語贅
語不佞不敢以剩語贅語厭 長者聽聞敢以世俗

所不道者爲賀 有道者必不謂迂也 社稷之命
脉繫蒼生蒼生之命脉寄衣冠之士而今斯世斯民
是何景象此仁人君子之所掩泣譚義士忠臣之所
扼腕憤者也今夫家食人見啼饑寒者於其前豈無
剗麻心不過解衣推食施其所餘而已雖欲舉溝中
瘠而全活之其勢不能何者無其藉也伊周事業惟
吾輩能之而俾天下蒼生各得其所者伊周事業也
今之精神滿中外矣談及世道輒諉之曰吾君嗟嗟
吾君之所不掣肘而聽令便宜及三令五申責成吾
輩者豈少哉第觀四海之政除 兩藩諸瑞誰何不一

得且徐徐外然事權在大吏郡邑者儘多也然而蒼生嗷嗷未得安枕者寧獨饑寒哉觀此民情寧不痛癢而今世界打成一片牢不可破之熟套總之不念民生奔走世態轡上人一副心腸可以盟天地質鬼神乎高者詩酒自娛簿書是勤蒼生自是蔡人不仇讐視之魚肉駿之足矣 朝廷建官豈為是哉 兩公于世德所積家教所漸當行義之日究平生之志以伊尹之所志為已任以 社稷蒼生為已責行看無量功德遍滿乾坤上可以仰答純祐申錫無疆下可以慰藉羣情祝讚無極矣若曰三公之貴萬鍾之

祿此必至之福坤不須為 盛門道也

答顧涇陽

甲午一別惟有夢帶鄰人息交絕遊屏跡郊坰久亦不見毗陵人問 道履辛丑歲 曾景默公為 丈寄一書恍如造 滕悲喜交生尋有報箋備黃流大浸陵運孔亟此公焦勞且又寢食不遑想未之達也小心劄記數四展讀言言皆根理道記當時批評幾段與 丈商確而今忘之矣東林會約是今日第一緊要事近來學者俗緣世味入於膏肓若肯收攝精神皈依聖道將日用常行種種色色都着在道理

上又不須糾緊拘攣作小家數不疾不徐勿忘勿助
日積月累不患不爲君子至於講學一節正以講其
所學耳所學者行住坐卧食息語默應事接物皆有
恰好的是謂帝則講者講此而已邇者索隱探玄便
如日連尋房深到十八層竟不得見窮高極遠便如
張騫泛槎走徧三十二天竟無着落的此箇道理雖了
目前便是說鬼談天都無用處廩山會語之何深東
林高語之切實皆是卓爾之見至於卽事卽言卽入言
尤得一貫妙旨循此以行便是聖門正脈不須別項
葛藤別有一段緊要說話古之聖賢會人地爲物爲

一身不曾謝却天地萬物摘出此身作自家另行修
治而今學者起念便覺天地萬物不親不敢與我無
干不痛不癢與我罔覺及其聚會講求不過理會古
人冬年卷宗拈起磨勘深文細索無了無休此人卽
置之廟堂只可作一迂腐之儒坐鎮雅俗了得自家
耳吾輩此身原是天下之身要認得天下國家是蟲
草木都是我身饑寒疾病都是痛煞煞癩癩乃身除
此饑寒疾病都是緊切切解使去已禹稷饑溺之心
伊尹溝壑之納都是平生肫肫其仁之心平居滿腔
到手自流不是臨時旋安講強權布窮居之求義求

此也大行之達道達此也此個念頭大家埋沒已久而今却要發掘出來淘洗得淨將這一點不忍人之心栽培澆灌油然而粹然觸處撞着若决江河有了天德不惟沒王道有了美意不怕沒良法故曰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世不太平只是吾輩喪失此不忍人之心而今學問正要擴一體之義大無我之公與天地萬物收之虛中將四教有體公諸天下消盡自私自利之心濃敦公己公人之念這是真實有用之學 文所評駁是正如答羅洞觀書與黃元質回說細入微渺獨證獨覺苦心可謂極矣

此等話頭如洗泥求清辯焉非曰終不能如蔡如素心中較然分明眼底爽然別白即別白了也沒設施處某昔與孫立亭太宰嘗有論格物書矣甲可乙否竟成兩是而非之語某以為且拋却上達只說下學到一地步自見一步光景嘗一果看自覺果有滋味到此地位觀面無言拈花微笑而已所謂不見空勞你說見了不消你說目下只是辨一副熱突突真心勝講一副囊中有用語不爲宋儒添公案起後備作駁摺則元質者益友也呻吟是二十年前語近來更有悟處恨長江天塹無由面訂耳附以字翰小扇統

五卷四齊文集
惟長者裁之南望東林如見 几願

答孫月峰

憶在長安日吾一人者言言民社字字腹心我
兄才高識卓非弟所及弟何能以滄埃禪海微若水
無過中之過則亦有說日處妖民一事誅求自是常
嚴作用亦非妙手言者苛求終滯有意世豈有貪勇
喜事縱下虐民之孫文融乎公論自在固無懸於高
品也乃若兄之病痛儘有可言以已取人不以人
取人愛滿奇古惟厭平正篤實寧誕者易欺沉深者
不售往口口口口題多可駭異弟嘗謂兄可是君子而不

識偽君子不爲小人而不識真小人若秉銓衡須加
精慎一也聽言不虛多出意見而堅持之承望者順
意指而附和之不無錯一也議論好奇不能俯就
事機而中其肯綮二也位優則學餘不優則學仕任
大責重不能舍博觀泛涉之念而當事或疎四也端
方果毅之氣多而仁慈惻隱之意少五也弟不於用
人行政一一攻之而直攻其病本兄時一點檢未爲
無益夫沉幾先物此四字弟每體之而萬不能沉幾
而不先物重發者廢事先物而不沉幾輕發者廢事
兄尤留意焉不既

兄談治真根本之論然萬不能行只如大家打出一
片真實忠盡心其期悟 主雖孔子不能誰主張是
誰調和是夫醫道有正治有從治以寒攻熱以熱攻
寒此正治也以熱攻熱以寒攻寒此從治也我
皇上天縱聰明有不可及者二章交公車屢尾此鱗
人人所不堪者而止於不省未嘗殺一言官大臣此
其有容之度礦稅縱恣職官曠缺財用匱乏事類
廢雖廢格不行而心亦未安此其自知之明特積誠
感悟者無其人耳中外諸臣真難閉邪其望

君也重以周昏忽玩愒其自責也輕以約誰是臯夔
稷契而君不為堯舜者乎弟以為牢不可破之錮習
置之厭不欲聞之套言省之苟且塞責之章奏省之
小事激聒之彈文省之 皇上重名每將其德意善
政稱述而喜之不法之臣每重處幾人以快之礦稅
中常之賢者每薦拔幾人以慰之左右贊御之賢而
獲上者一言能代百疏則厚交而獎勵之久之
皇上下不讐臣隣不惡臺省然後聞出一二萬不得已
之事而乘行異入以懇之此食胃之法也今日只見
吾君之過而不思我輩之過更十百焉戒紀法以

樹私交怠職業而相玩愒工機械而醜誠直尚翕訛
而無公論苟目前而志遠心重寵利而輕民社急虛
文而棄實務貪酷在在而焉剗諛悅爲聖賢凍餒家
家而旗鼓俱張塞道路諸如此類豈吾君逼之使
然出於不得已耶弟以爲天不可回者無激事之在
我者當盡今日政體趁元氣雖弱而尚在邪氣雖盛
而可攻正須用汗此下三法之後然後以四君子湯
百點以溫養之耳夫冢宰司馬總憲此三臣天下之
要樞也天下豈無此三人乎廷臣公舉相公力薦得
此三人而委任之凡上所不掣肘者一切聽其便

宜小臣勿得指摘一二微疵以賈風力先選十五好
巡撫十五好巡按別爲科條嚴之督責守令以上人
人不敢貪酷薦舉不得徇畏選十五好提學別爲科
條發之督責使德行重於詞章進退不得結納九邊
大將偏裨保舉連坐擇勇略仁廉者久任加銜使將
識虜情軍守將法不得鑽求陞調九邊督撫保舉連
坐選投大遺艱不乖滑奸詐者久任加銜使夷夏相
安軍民受福不得掩敗冒功重貪官之法甚者論歲
問官欺蔽者罪同嚴中傷之刑凡劾對簿果繫讐言
者反坐大臣不公不法者叅問明白一體從重不得

去德齋文集
狗私畏高明言官套題迂陳者不必覆行要行務須
責成不可通行了故事則九關之外四海之內凜
凜風生神氣一振而元氣可復卽不然邦本不傾而
邦亦無寇讒之患矣夫不爲吾之能爲而委罪於不
可爲不求自盡而望

聖主之必盡吾恐管仲楊惲且笑之矣總之中外病
本有兩字曰私曰僞夫六合皆情緣而惟大小衙門
爲秉公持正矢天日之地今乃借得爲之勢以結
大小之讎是曰私度績皆實政國民利病所關而
但以簿書文移彌縫搗塞一生精神用在應酬世態

綢繆身家之處互相欺罔若謂當然是曰僞此元氣
之賊倉扁之所望而驚者也兄謂如何若還

朝過我不說一句閑話只將社稷蒼生促膝一
日三夜叨叨說不盡拈筆悵結

答孫月峯

得往歲書益信我兄服善之勇至論今日治體猶
自頭巾魯至定哀奄奄且莫人耳元氣之補醫者人
人謂然孔子以爲元氣之弱由神氣不振振神氣乃
所以補元氣故攝相作用只是裁三家內則若墮三
都鄙由求止顓臾之伐救泰山之旅請陳恒之討外

則斬侏儒却萊人此張戴人以汗吐下爲補之法赫
殺朱彥修矣今格心一說除是大人目前事天且無
如之何而况目前人乎內惟恃九卿率屬修政立事
而泄泄沓沓燕雀如故者尚多也外惟恃兩院勅法
察吏安民而沾沾煦煦猶鼠如故者尚多也賄賂公
行貪殘橫肆無異嘉靖末年時欲養元氣元氣非民
乎民心如實砲捻一點而烈焰震天國勢如潰底手
一動而流液滿地矣不逞一呼天下有堅城守內有
兵食乎吾儕者不能已病而又甚之者也氣數近來
養亂日甚古稱天災人禍以爲大凶南中不可知大

江以北歲歲春旱如野燐一麥枯蕪秋霖如倒海千
里無涯此天災也黃河溢塞無常十數萬丁夫百萬
櫛削嬰派小民田宅賤鬻買者無人差糧逼播厥者
相繼此地害也有司以肥潤爲急士人以衛奪自封
迷無所之歎惟有待此衣冠之虐也竊恐之盜日夜
公行保甲濫免緝捕增殃此寇賊之殃也 况以爲
補養元氣當用何方積誠悟 主謹肯積誠深耕易
耨以待有秋詎非千古確論非所以活七目不食之
蠶夫也急則治其標緩則攻其本又有標而本之本
而標之者又有以攻爲補以補爲攻者又有四物四

君子爲毒藥控涎承氣爲神方者安得與兄談醫人醫國之術二日夜耶憤世疾俗之語秘密秘密

一一

道甚難言括起卽是兄謂伊用易非周孔之易乃程氏之易甚是弟謂周孔易未必文王之易文王易未必伏羲之易各有所指而道無不同未必一畫遺天下之道未必三百八十四爻盡天下之道也無論四聖卽集千古聖人以三百八十四爻試之一堂言人人異卽六十四卦之名未必合而况爻辭耶今只就一部周易作訓詁須會四聖之意指如持符券始爲

經學本義切近而淺程傳精深而鑿楊誠齋弘暢而牽合頗多宋易弟止見此三家而楊似爲優漢晉以來最著者三十一家而九家荀爽何妥鄭玄虞翻干寶陸績侯暉王肅王弼向秀鄭玄爲尤著唐李鼎祚宗鄭玄孔穎達宗王弼大鄭玄主象數而輔主名理均之不可偏廢也弟亦愛此十二家說而互封止取二至五諸家有互中之互則不可曉矣大都解易固難而用易爲尤難易我渾身之物益天地間滿眼之物以經解經而不以經解我以我解經而不以我解經總之口耳之學耳近世有孫淮海易談漢州周楚

撫滿解易一部而忘其各弟原有此兩家兒輩失之
所惠象義儘是聰明似太着意弟多所敬服而疑者
亦多伊川未易勝而自成一家言亦是備讀易者之
樂篋面談則可而評臨良難何者評臨發揮未易詳
盡徒多意見見者之文較耳弟欲擇又繁與舊相左者
數十條錄以就正徐君行新德二女之喪匆匆不悉
當有嗣音呻吟語談政類多愛我者刪之止存云云
弟甚悔其傳也家飲此本於友人覓之兄其大加鄂
正幸甚

再寄孫月峯

春莫得清裁誨我勤渠者非世韻憶昔容與署中肩
頭無一物着負重者簿遺百耳再重者常封今何負哉
百吏賴吾彈壓萬姓賴吾撫字一物失所時予之辜
今吏治之偷甚矣卽肆然無忌者或無一而慢不修職
者多有與此悠悠俗吏飾態修文共圖治平之業得
乎故百司庶府治民者也兩院治民者也訓迪督
責皆所以治之也不肅胡嚴不嚴朝治世尚沾沾煦
煦以包容爲長厚以振刷爲躁切嗟嗟熟睡而百呼
之不應僵仆而百掖之不起兄諷點檢若曹以文移
簿書求之燦然可觀一一而吹之何者不類靡何者

去後齋文集 卷之四
不苟且故求實責成令行禁止此八字者課吏之先務也弟實未能願與吾兄共勉之後寇猖獗內犯則歸德天通其可據之資運道其首圖之地臨河經畫兄其留神至於歸路絕糧登萊始懼賊深沉靜定志不在區區者可畏哉弟憂 不遑又爲兄憂嗣病之憐同室至情也清野堅壁以老深入之寇兄得無意乎寒暄不具瀆

答姜養冲

十八年幾夢神情緘一紙書覓便不得偶使者以一函至真耶夢耶展讀潛然下書得貶深爲悼惜非爲

仲文少一官所嗟廟堂少一仲文耳昔陳心毅以爾瞻決去志弟謂不可曰奈何留一賢去衆賢心毅愕然曰年何敢然弟曰公留則衆賢進公去則衆賢退無認我作我表固朝廷用賢之賢也心毅竟不能從弟謂吾丈亦然丈一還朝羣正之望而國是之宗也乃欲爲山林生色使廟無光耶道候恣之衆人無不可喜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弟以爲吾人講學須知所學何事自十五時便入大學所講者聖經一章耳蓋儒者教門以天下國家爲一身其格致誠正也欲端一身以爲國家天下非莘野磻石專言耕

鈞阿衡尚文方講治平作兩截學問耳諸子問爲政
顏淵問爲邦何嘗以用世爲諱哉幸無曰我今沉淪
便以經濟爲諱目前是何景象嚴浩以蒼生自負房
瑯以經武知名一出猶作敗局有如緩急之際艱難
如是食足兵重大如安邊治河種種不可悉數當事
者問我委曰不知稱人者用人委曰不能可乎夫任
聽勇不可以當靈錯旋安非不可以應急皇此周孔
所以必寢食俱忘夜以繼日且思且學者也弟老矣
吾丈以壯行之年當小歇之際無以重名節遠勢利
便爲歸宿無以標門戶咀緒餘便爲實際近日學問

不歸陸則歸朱不攻陸則攻朱假設推尊兩家是於
陳卷中多添故紙跋正兩家是於聚訟中起滅官詞
不如斬斷一握千頭萬緒專探六部四書五經更有
餘閑講求胡証資治通鑑或紀事本末考鏡已往有
精將來若舍光明正大之途鑿窈冥昏滅之窳索金
珠璧玉之異厭菽粟布帛之常貴清奇古怪之人薄
篤實蘊藉之士濟一水附和之偏惡五味相成之美
此高明者之大戒也吾丈必不然夫疾疾之愛舉世
所同藥石之言吾人所獨丈之高品卓識人人稱之
矣而弟設不必然之慮於久不通之書正以會前無

日談心難再幸味鄙言如闢田畫弟亦珍重來墨如
對申顏所寄諸刻淺庸可笑獻入珍者以慕羨不自
知其可嘔也

與陳肖平論河書

數年來行水諸公焦勞夙夜惟 陵運爲兢兢今黃
河北徙萬無陵憂加河流通萬無運憂若云黃流泛
溢衝城邑漂室廬沒田園民患誠可紓矣顧黃河之
水不天上流必由地中何地非王土何在非王民取
左臂瘡痍而移之右臂均之吾身痛楚非萬物一體
之義也當事者歲爾猶亟亟於蘇家庄朱莊口之決

塞強必不可挽之下流而驅之必不可成之高地萬
無濟矣且自癸卯甲辰而後開王家口疏李吉堅城
六座樓等處役者積骨於河壩供者挫髓於窮閭歸
德一部流亡不啻過半山東南直之民亦可知矣殘
寇未附於龜骨又加之奮紳之役東南郡邑其何以
堪崇禎謂加河幸可濟運黃河不礙萬艘聽其自便
不與君爭待其力倦然後順而折之何如今不俟惰
歸而擊其來銳僕恐竭有限之膏脂填無定之波濤
即使強從終必復叛不如暫休以養民財徐待以觀
定勢無或道旁之口無避後事之譏實心爲國爲民

無遠大勞大費或者一管蠶之見乎敵省無撫院山東有成心秉公而議事者惟 修吾兄且與 總河同里於議河得言肯爲高姓造福於當事者一寓書治之以不治是曰真治治之以緩治是曰急治此謂行所無事非無所事事之謂也惟是迦河有一段近三十里每於伏秋之時山水衝沙阻塞中流直用木淺等夫歲一爬撈少加淤塞之愚不猶愈於隨在起人夫諸銀爲工費乎杞人不憂桑梓憂 邦本憂邦本正憂 社稷耳 修吾兄 公祖爲部僚必道義石交也便中爲僕達之此兄憂時切念如在其身必

不以僕言爲迂矣惟畱神爲望

寄劉晉川總河

三陟未靖吾輩肩頭不啻萬石重矣西夏一唳未擒北狄一書騎肯包羞忍耻丈夫所難卽不能拔此朝食亦豈能忘此而夕寐哉倭奴之橫畿輔剝沐無彼之所以勝則知我之所以制勝矣彼倭也刀銳之外無長技我所以禦之者有餘兵奈何畏之至於吾輩有地方之責先城池之計今用穀旣登郊居無事備令野處之民各有自救之術高城深池登譚固守彼入無所 而攻不可克勢必自困困而圖之吾嘗得

矣此謂先勝於壁壘後勝於郊原靜待動飽待饑渴
待勞機非可乘無庸戰爲也至於謀兵謀食計修計
守在在有司渾如醉夢老公祖必授以方畧得先事
之防矣異海同波故不暇問寒暄而諄諄念此餉大
教見及不敢不努力奉行也

寄焦漪園太史

坤聞之意氣相期者百世而此肩臭味相同者千里
而接膝吾文木第時卽問而建業有焦弱侯曠世豪傑
吾道正宗也恨不及見比入都門每投刺不得值所
不專叩中消者以玉堂尊貴嫌於結納正坐世俗之

見耳後見祿武云公在外吏時漪園兄雅相許可曾
稱說於某相公前夫無足心而至吾丈何所誤聞而謬
取不肯如此之信哉自慙庸鄙無介紹而得收於有
道之門竊何幸何幸自是悚然自失益加修養匪愛
厥身亦惟是累長者知人之明是懼京華落葉天墜
長江偶遇便鴻輒當倚馬衰病之身箋奏難裁歲月
悠悠祇成滄葉所謂交一臂而失之乃白首不顧蓋
無緣可知日者翰筵之賜如對清光不忍懷袖至今
篋笥十襲始知韞櫝非美玉之幸也斯道有蘊晦世
運有亨屯吾身有本色真人無贖鼎雖百折奚予損

終不能繞人指也吾文謂簡喬使行得布一言道二十年心事附有篆字四幅竹扇一柄用將雅念緘書神隨

答孫立亭歸途寄聲

人生神交意契有不可知者衆人以爲惡而我獨美之衆人以爲可憐而我獨嗒之里有一日之女一士人悅之甚或笑之士人曰我只見世上人多了一日不肯見知於道宗也無乃似乎不肯生無一長而性尤獨執昔與趙吉老共事而曹多所鑿柄吉老曰老公祖他日掌印不能半年不肯曰所貴久於其位爾

久行其道也道不行矣久將何爲昔老先生之出也不肯圖憂之曰出易矣安得歸不意斬釘截鐵急流勇退竟得抽身乃能如是夫君臣義合不合則去古人之明訓也後來貪位戀祿人創爲一種不放輒行之說以爲大罪不知出於何典大臣以理去官可與外吏擅離職役者比而同之哉夫三日不朝孔子行何罪之真有老先生可謂格去就之物矣中外莫不誦不俟終日之節而不知當此景象豈忍忘君君不我用在我國何爲倘魚水相得言聽計從豈獨荒寒可似終餘年哉賤軀年來手痛不能據地步屢更覺領

三二年離索十餘年期會竟不得踐河干之約展讀
來教涕泗橫揮道義之交同心之契從此百年惟有
夢寐耳安得青牛黃鶴跨至流曲也高年願養雖有
息交絕遊從吾所適不得以禮節徇人人亦豈得以
禮節責望之哉所有錦衣一襲寄側身西望之思識
見物懷人之感備存幸甚

答李叔茂制

憶甲午乙未丙申無似在西部與尊翁共事朝夕者
三年丁酉夏南還始與諸君別尊翁謹恪忠實曹中
稱爲長者然未嘗相與談學門下好學之篤取善之

廣故聽言信行錄及無似無似竊愧心焉研窮所至
雖有一得之愚躬行未能每多迷復之悔漆雕開曰
吾斯之未能信言何容易也愚未事時自詡帶十分
臨事時只做得二分蓋事莫難於當境當境與開境
力量不減分毫然後自信開也欲以窮若信行義恐
只是信理不可謂之自信也無似之心自信必不爲
惡而當微臨事未必有濟則未試之空言何可違信
邪夜來讀門下疏義強半句每胸中流出無一字益
人墜餘所謂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者守茂題
目非所謂素夷狄行乎夷狄者耶幸體認此殊庸夏

變夷到自得時不覺手舞足蹈然後謂之自信孟子曰有諸已之謂信此之謂也門下二十年來謬稱許可無似老矣亦不敢忘儼然而後已之心願相與努力以待他年即證海內有門下何論山川阻隔卽萬里而接膝也願言精進以副同志相期是所惓惓

與梁景泉巡撫

屬藩之初講地難有嚴旨再二而中外不肯將順非抗也爲天下國家計至深遠也當時河南若爲慮終謹始之國防有加無已之漸不宜極力括地甚者奚及學田合下使作盡頭者至今遂成不可長之勢上

之責求無厭下之奉行愈亟如鹿邑盡_一撤地不論荒熟不畱分毫今又換民膏腴猶恐謹_一心本府又欲九屬括庫藏買民田以補給之不知皇_一種加於何處天長日久民害何堪夫山東湖廣皆王_一土也每每執奏不肯苦民皇上未見武怒惟河南報地三倍於兩_一省而責求愈嚴則始事者奉行之過也且中州物力台札閣念殷切令人墮淚三運豪橫王_一上切責大疏直奏運官不少回護止於畱中所謂主_一聖臣直不肯_一齊心敬服矣蓋_一聖主雖不割父子之愛未嘗不知_一臣民之難勢已至此惟有以情理啟王_一以稅糧請上

蓋屢言未嘗有一字奪民田產卽奪民所買之田已
自不堪又使皇糧與王稅重納則民豈甘心就處乎
老公祖爲國憂民一念可格神明不肖愚見惟有委
曲陳情再三執奏夫難醫者必吐易與者無厭人情
大抵然也上折無果之枝必至拔樹下淘沙土之并
必至溺身極力回天是爲中州造萬年無疆之福也
不肖憂切桑梓敢盡蕪蕪惟矜而宥之幸甚謝言難
既

與講學諸友書

吾儒學問只講心之一字今人滿身塵垢終日洗臉

以面目難掩耳學者滿心塵垢只是潔口以口語易
飾耳吾輩今日學問祇有事心一着最爲第一古之
聖賢如太甲顧譏天之明命奉若詔旨也文王小心
翼翼昭事上帝敬若天神也而今把一個心來被耳
目口鼻四肢驅策如犬馬踐踏如奴婢男兒七尺之
軀不能爲他做一些張主這般胸次發之言動措之
事業縱有一二可觀也都是氣質作用聰明意見安
得盡合道理協乎天則遂令罪之曰制心曰治心曰
束心曰降伏其心亦可憐矣心敢誰何而罪之耶自
今發洪誓大願振委靡之氣堅果確之心掃除靈臺

尊起天君恭敬奉持常若在百無形之香火不滅不
言之聽拜常勤以毋自欺爲董狐以必有事爲史魚
一點一畫不敢放過一時一刻耐意溫存勿以戒慎
恐懼爲桎梏勿以怠惰荒寧爲膾炙於發憤忘食之
中管樂以忘憂之味久則和順于道德之中優游於
斯邁而月斯征呼吸一過萬古無輪迴之時形神一
離千年無再生之我悠悠一世終成甚人試一思之
可爲慟哭時當仲夏歲序中分過去日一不可得見在
未來日猶屬我之日月也責因循志就於今日畏懶

散身莫恕一時寄去曆日一册以識中興之功課道
脉一幅以示傳心之要法老身一息尚存亦不敢以
衰蹇自棄也殘照餘光丁寧潦倒珍重斯言以銘座右



